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六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崔鷗

張根 弟撰

任諒

周常

李朴

崔鷗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筠州推官徽宗初立以口食求言鷗上書大略謂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一二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爲本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

信直諒聞於革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
天下也至如惇徂訖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
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比
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
共持喑默以爲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
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
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暇肱耳目治亂安危
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之
誰使行之帝稱善除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鷗
爲邪等免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邾城治地數

敵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
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至則欽宗立
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
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
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
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
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
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
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
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
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
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
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
目爲流俗一切遂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
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
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
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
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
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靈再破壞耶
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
以謝天下累章極論忽得寧疾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
命下卒鷗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尤長於詩清峭
雄深有法度無孑壻衛昂集遺文爲三十卷傳焉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上歷遂昌令當改京秩
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馳妻封及母
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昇起凡十年廷
臣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清心省
欲以室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

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大觀中
入對言陛下幸條煩苛破初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
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卽
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
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軍須匱乏邊備缺然
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
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今羣臣賜一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營
不足給一第之用願陛下靳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金帛

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書奏權倖側目尋以花石綱
拘上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
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奏請注切草略爲不恭責監
信州酒旣又言根非詆常平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
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
嗜河豚及蟹旣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母至雞鳴則少蘇
後不忍聞雞聲子燾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第進士歷侍御史鄭居去位樸言朔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揃其尤久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

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爲居中黨而逐時
郎員允濫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槓其庸繆
者十六人疏斥諸外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爲道史檢討
官乃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
四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
使人邀詣闕旣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
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綫在樞府薦爲
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
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江淮發運使累官

徽猷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
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
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誣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復陝西都轉運使尋復舊秩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
欲鐵錢與銅錢等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
乎乃作書貽宰相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
以爲病狂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字仲脩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致仕久之起太常博士辭元符
初復中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至起居舍人鄒浩得罪
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徵宗立召爲國子祭酒起
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爲先然溺
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
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進中書舍
人禮部侍郎蔡京用事不能容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湖
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脩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
願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
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忘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
泰然無懼色坐勤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卽位翰林承
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王音謂朴曰某事
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
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
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
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
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蔡京

惡朴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嫉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帥儒罷爲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卽位坐歲間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卽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

論曰徽宗政出權姦仇視善類士之覬利者貢諛慮患

若術默習俗風靡久矣崔鷗張一任諒周常李朴並負
直節歷歷陳時弊無諱帝未嘗一嘉美乃竟厄於讒或
竄或廢所謂善善而不能用其失國宜哉

何灌

李熙靖

王雲

譚世勛

孫逢瑜
汝羈

梅執禮

程振

劉延慶

歐陽珣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登第歷府州火山軍巡檢遼
人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
驚以爲神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
至洞曾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
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問

西北邊事對稱旨歷知滄州遷至引進使詔運粟三十萬石於竝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忌而劾之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既田湟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卽其地也漢唐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募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改知蘭州收仁多泉拔之正拜廓州防禦使坐救震武逗遛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

膺獲賊帥遷同州觀察使浙東都鈐轄改浙西重賈此
征檄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燕
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召還管幹步軍
司選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
陽灌請留精銳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
不堪戰疆之拜武義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
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竟行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
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
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長子薊至閤門宣贊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言者論灌不守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復焉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貶秩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慮豫防之戒靖康初同譚世勅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

制提舉醴泉觀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覓醫
之終無生意故人視病相持啜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
日再朝天之句明日卒年五十三高宗追贈焉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舉進士歷中書舍人靖康初以給
事中使幹鹵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鹵不之
意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
原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真定
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
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從之且命王及馮澥往未
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雲言事勢中變金人

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詔集百官議雲固言
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王遂行而雲以資政殿
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徹近城民舍運
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
澤有憾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
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
賊也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
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贈觀文殿學士雲
兄霽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鯨隸海
島欽宗復其官從种師中戰死

譚世勛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罷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罷奉祠久之復還吏部擢至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者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爲言又取嫉當路以閣職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禪位同主管龍德宮禁出東方大臣或謂四夷表兆世勛面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諛說進給事中兼侍讀改禮部侍郎金騎駸駸南下世勛言守邊爲上策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

策也再扈車駕至虜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
利詞意忠激虜嘗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
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竝贈端
明殿學士方金人立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
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捫其膝曰不能
爲賊臣屈遂掛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相
宰相以未嘗識面爲嫌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禮
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
盛執禮曰方臘流毒瘡痍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

又戒以詩黷愧而銜之會孟嘗原厝後至以顯謨閣待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欽宗立
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史部尚書旋改戶部
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
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太子邀金帛以數百
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
申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
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益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求
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
但許民持金銀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

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
金繪何有哉顧比屋朽卒亡以蹙命耳酋怒先取其副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
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撻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
年二月也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崇學以諸
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士歷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
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悻太子薦之甚力遂

權給事中黼白振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
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抵以醜語振不
從黼使言者劾爲黨能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卽
位進吏部侍郎奏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
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至今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
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
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
道兵倚角擊之上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改刑部
侍郎金騎在郊邀車駕出城振爲何臬言宜思所以折
之之策臬不從未幾與梅執禮等同遇害年五十七初

王黼圖燕振戒以後禍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
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鷓鴣之詩
爲知道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
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
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近習而宦寺楊戩
輩方大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
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高宗贈振
端明殿學士端平初賜諡剛愨

劉延慶保安軍人世爲將家以雄豪稱數從西伐立戰
功積官至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

方獵節度河陽三城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
萬度白溝郭藥師見其行軍無紀律扣馬諫不聽至良
鄉遼將蕭幹帥衆來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
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今公之
予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六將高世宣與藥
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舉精兵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
也渝約不至藥師大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
南幹以計恐之藥師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
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賦誚之坐貶
率府率安置鈞州遼人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

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兵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有傳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虜勢張甚珣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帥恇珣勿行行且及禍珣曰國蹙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吾將有所聞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又至虜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何桌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珣復抗論謂割地奉虜匪

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
之直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
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卽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
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
勸天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
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遂死之

論曰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奚獨李若水哉何灌劉
延慶提兵捍禦雖敗猶奮程振梅執禮憫都民荼毒却
其無厭之求李熙靖譚世勛祕事二姓堅拒張邦昌傳
命歐陽珣之割地爲忠義倡七人之事雖殊其爲殺

身成仁均也王雲斃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六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

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
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
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
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
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
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復位之初當上應
天心下順人欲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
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
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
韓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

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
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
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
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
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
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
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
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
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

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召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
之事寧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
則禁備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
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
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
敵兵已通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
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敎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
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

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
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
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曰臣
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稅金人需金幣以千萬
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不措一
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
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
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
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
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

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
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
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
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
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
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
誓書復三鎮縱具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
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
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
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

人戰却之乎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志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竝追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擊北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

還次南都以書問民革以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至
具道皇帝思慕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
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行宮止遮角等事曰當時
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
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
言皇帝仁孝每得詰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
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
象簡賜綱且曰卿杆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
執進迎奉太上儀注取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

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
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
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
待罪章士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
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
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
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
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
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

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
有大臣專權寔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
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
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種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
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
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
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
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
斥之或謂綱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

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
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
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
專權今以臣爲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趣召數四曰
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
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
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
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陛辭言唐恪
聶山之姦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

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
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
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
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
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
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
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
矣卽上奏劾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

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辭未幾以專上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預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卽率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自北軍代歸至是開大元卽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爲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覘以沮其來上趣綱見

于內殿綱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奏曰臣愚憊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爲所惡因力辭帝爲罷顏岐與祠
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黜爲知州綱猶力辭上
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
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
無憾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
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
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
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
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

命臣寮一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儁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

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
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
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
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
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
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
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
朝廷求無此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

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某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綱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員外郎張彥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論靖康時事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

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
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
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
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
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
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
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請綱曰外論
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
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

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
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
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
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議
立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
將再上其鄉人嘆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
僞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
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

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爲相
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
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
原盜賊蜂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
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
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
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
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裴劾綱罷
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
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退師

群臣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素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

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有守
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
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疆
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
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
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
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願詔守
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勅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
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
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靈

口納來歸願爲自應

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
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
御迨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
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
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
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戡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
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
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

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臣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

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

也

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
之使可乎二說旣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
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酈瓊事引咎去相言

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自可
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
已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
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豈出此謀人情動
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鴟張雖欲如
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
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
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而遽爲此
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

聞王倫使北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
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
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
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
盡廢反爲弊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
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
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
西爲日未久又蒙前被拜以帥權昔季布謂漢文帝曰
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

奮亟墮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允其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訃聞上軫悼厚賻其家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爲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用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辱國削卒莫之振甚哉讒人之爲害也蓋當時排和議以禦敵復讎爲已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

而紆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竝闇
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
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諺所謂狐埋而狐搯之豈足與
有爲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爲白于朝非忠誠
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
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
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六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山柯維騏著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定所上嘉納之。又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櫞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檀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專殺。漸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

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
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
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
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
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
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
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
十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鼎上章勾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召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沓至卽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
其言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
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車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以爲不可語在豫傳未幾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
浚又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
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

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又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欲卿共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
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鄜瓊以全軍降僞齊浚
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且約
同列揀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
祕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
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
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
砭必傷元氣矣鼎嘗關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璩封
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事在檜傳檜又薦蕭振爲臺
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

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

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
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鼎
不爲禮檜益憾之鼎旣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
爲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
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
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
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
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

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缸晏敦復潘
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
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
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
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始
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
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凶祠檜惡
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
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

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

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
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
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
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
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

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年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配享廟庭錄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論曰趙鼎自爲小官已著矯節中興壘壘陳時政皆嘉謨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初力贊親征國勢丕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梗和議爲秦檜所擠

竄以死然鼎倦倦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禍變曾不少
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爲厲
鬼殺賊者豈異耶

張浚

子杓
孫忠恕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
登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
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歷禮部侍郎
御營使司叅贊公事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
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邑而勝非
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浚慟哭謀張俊起兵齎

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詣行在浚以大兵
未集未欲誦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讙姑少留
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
矣白浚招之世忠至令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
糧道以俟大軍之至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
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
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
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
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傅正

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轡以計策往說傳等轡卽康國語在康國傳會大軍且至傳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轡知其可動卽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確衆自豫
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悖傲無
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
武軍然後行金人取鄜延驍將婁宿孛董引大兵渡渭
攻未興已而窺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
歸復還關陝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未興命劉
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
銳宜分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爲然金人聞出師急
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
非利敵驟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帥趙

柝柝檀離所部衆驚遁故諸軍隨而潰也浚命吳玠收
秦鳳兵扼險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
收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收涇原鳳翔兵
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
興元年吳玠兩敗金人兀朮僅以身免亟髻其鬚髯遁
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以劉子羽爲上賓
任趙開爲都轉運使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
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故關陝雖失而全蜀
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云曲端者素
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玠有隙而端腹心部將相繼降

虜致陷五路故二人之譖得行浚初起用端中坐廢猶
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
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二年遣王似副浚浚
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
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率
同列劾浚乃以本官奉祠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
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
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
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

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兀
朮聞之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
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
攻不克浚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
平浚遂奏追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
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
十一篇六年浚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
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勤
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揚沂中往屯濠

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
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
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
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
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
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
接劉猷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猷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
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
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討七年以浚却敵

功制除特進既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
后先後訃聞上哀甚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願揮
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命浚草詔諭
中外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
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委浚以一身任之浚奏
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罷光世時岳飛被命赴都
督府與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爲都統酈
瓊副之呂祉爲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
相下一旦摠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
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

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亦豈能馭此軍浚不悅曰然則非太尉不可迄行之瓊果叛執社歸劉豫殺社於途事詳社傳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初浚嘗薦秦檜共政及是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遂予祠先是浚遣人持手榜間劉豫及瓊叛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論浚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用赦復官予祠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後又封和

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
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
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
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
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
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
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
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
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具奏論之會星變再見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謂敵初無釁

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朮州服除洛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請乘輿亟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又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孝宗卽位召浚入見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

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陳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
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
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
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
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
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浚
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

宏淵亦獻檄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孝宗手書勞曰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未達間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利忽謀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資糧盡委棗由二將不協而士怨犒薄不用命云浚降授特進江淮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書賜浚曰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復召浚子栻

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檜黨湯思退爲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

令通書官胡昉揚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必欲
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
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
諭浚白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
辛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
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金人屯重兵
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
兵歸且以檄諭遼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
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叅議官馮

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
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
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
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
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語浚勿復及時事浚曰君臣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設欲復用浚浚當卽口就
道不敢以老病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
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爲相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年七十

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

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旦起䟽遠當樞筦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云浚事母孝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棧自有傳棧弟杓杓子忠恕

杓字定叟以父恩歷官知臨安府進直龍圖閣權兵部侍郎府治火延及民居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迺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累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歷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

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尋佐胥奪民間

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自尹歸其父母累遷司農丞知
寧國府夏旱常平使者欲均濟勿勸糶忠恕所見寢興
以言去奉祠起知鄂州歷戶部郎官入對言邊事其慮
至遠理宗卽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
喪旣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彌遠
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
於勉彊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
爾嘗慶初詔求直言忠恕陳八事其五曰陛下於濟王
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
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彌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無隲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拭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爲時所容力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

論曰張浚在高孝朝存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

逆兇始終排和議與強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奈才
踈量褊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王師
屢劔沒身有遺恨焉朱熹晚年頗悔撰狀失實元儒揭
傒斯亦極論其罪蓋事乂而是非彌定修史者第襲狀
中語何耶雖然昔魯莊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
以爲榮而不諱金固讎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